

3

文

285,4231

3A

新城伯子文集卷五

歛胡賡善受穀屬藁

重修歛縣學碑記

今天子御極五十有一年余奉

恩旨來守徽州適歛有

文廟之役經始未幾而候選布政司經歷項君士瀛弟昆

意承厥考請以獨力捐修余嘉其慷慨好義而善繼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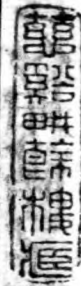
志也從之內憂北還未逮成事歛之人士乞畱一言以勸

諸石夫表揚義行守土之職也余其敢以不文辭案歛志

新城伯子文集

重修歛縣學碑記一

卷五



廟學自宋元以來代有建置至有明而規制肇備迨我
朝定鼎之初興崇學校而歛以首縣附郭爲諸邑表領號
稱東南鄒魯越康熙十二三年間東城胡進士璋與其子
行人廷鳳乃率先疇人慨然以修舉爲義後先濟美用克
紹此丕基時則有若郡守曹公鼎望觀察王公緒祖記載
其事今百餘年所矣士瀛弟昆藉先人之業資富克家亦云
無忝乃復能推廣

聖朝崇禮

先師之至意續承乃父扶翼道化之貽謀聿傾重彙獨任

鉅工如胡氏父子當年若是其義也嘗竊歎名家巨閥世
載高明非盡無積財餘力也然往往聽熒于福田利益之
說以之莊嚴佛寺崇飾道觀則優爲之至於彝倫風化之
地則漠然弗加之意於其間若乃怙侈厚亾每下愈況又
不足道也今士瀛之父清識遠覽不以多財愚其子孫而
臨沒告言勸之以義則其生平可知矣士瀛弟昆能識先
後審重輕視邑之公事莫大學校遂用其父之治命力成
義舉則其志行又可知矣是役也上距康熙甲寅凡百十
有五歲昔之成於胡氏父子者今復於項氏父子間得之

彼此相承如出一轍歛人固世有象賢哉余雖文不逮曹
王三公而樂稱人之義以為是邦風厲也於是乎書

通政綬詔金殿撰榜與其都人士公籲守宰倡議捐修歲
丙午余適來自和州承乏郡篆以為學校者治化之本為
政者所當務莫先於此矣其歲九月廿一日遂用期集於
先師廟又在學署之東自南宋淳祐中華造代廢代興凡
再徙而得今址洎我

重修歙縣學碑記

歙徽屬首邑也學在縣解之東

先師廟又在學署之東自南宋淳祐中華造代廢代興凡
再徙而得今址洎我

仁廟癸丑甲寅之交海氛寧晏饗序鼎新蓋百有十餘年
以迄於今其間歲月補苴屢而勿壞於是歙之鄉大夫吳
通政綬詔金殿撰榜與其都人士公籲守宰倡議捐修歲
丙午余適來自和州承乏郡篆以為學校者治化之本為
政者所當務莫先於此矣其歲九月廿一日遂用期集於

明倫堂且捐廉二百兩爲人士先人士皆欣然聽命四出
勸輸誼日鳩工傳播鄉里而余隨奉臺檄以考績入
覲

聖天子不以其政拙擢守泰安朔南阻脩載離寒暑未及
覩茲役之竣也今年春余所舉監修歛紳候選主事曹君
文塾程君光國等以書來告曰

廟成矣是治南項國子琥之子布政司經歷士瀛等承其
父之遺命而獨仔之幸不煩公費耳余曰於休哉夫歛故
富州著稱在昔頗憶余前攝郡時凡所踐涉市宅民廛皆

視他境爲整理於中祠堂社壇橋梁道路之屬亦修飾可
觀況於

廟學今國子父子所爲如是是固其川原風俗之美使然
然亦以見

國家百數十年以來

文教覃敷淪浹肌髓而又當

聖天子崇建辟雍之後所以風動而鼓厲之者加隆以故
其俗敦義行其人知大體有以助流

德化於遐僻如國子父子者匪直其天性之嫻爲之也械

樸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其是謂矣夫其是謂矣夫

其谷其彙其入厥大醫其以也

聖天子崇文尚德文德之盛所以通也

國家百業十平以來

然亦以原

重修漁梁壩碑記

漁梁之有壩也自故宋郡守袁公甫昉也梁在郡治之南右倚紫陽左毗問政兩山之麓于是焉交山形如峽束而郡東西北諸溪若揚之布射富資豐樂之水胥從郡西河流滙屈而南逕梁東注以達于浦口水勢斗絕必築石以堰之則水厚土演民用攸息不則殫耗是故昔之治郡者聿求民莫蔑不由茲自袁公作壩以來更歷元明以迄于我

國家時圯時復在洪治則有若張公楨趙公澤在萬歷則

新刻仙舟文集 重修漁梁壩碑記一

有若方侯承郁在崇禎則有若葉侯高標在
仁廟中葉則有若朱公廷梅靳侯治荆暨鄉先生許太史
承家吳司成苑等邇來八十有餘載矣蓋吾郡依山爲治
山溪湍環泄多滯渺加夏秋霖漲挾蛟爲災衝堤壞堰久
須修復勢固然也惟我郡守奉天張公前以名孝廉貳守
會稽壬辰始夏旋膺

朝命擢涖此邦期月之間政浹人和爰與郡之學士大夫
四境之耆黎究詢利弊僉以修壩爲請公旣俞斯言方相
觀經營重惜勞費而邑北稠墅有汪氏發婦徐者承風慨

然又竊高許吳數公之義獨力輸白鎚萬七千金有奇助
成茲役官帑不煩工用克集昔司成記朱公之作壩讚揚
德美擬之于鄭國之 梁王遵之金堤由今視昔良亦無
愧顧朱公猶藉許吳數公之力而後勝之今公潔己濟公
用紹前績不勞民不動衆而風諭所及遂有以感興于閨
閣之婦人鄭王云乎哉夫以昉名溪以呂名壩賢守遺蹤
所在可述公之清聲方將與此邦山川永久流峙斯壩也
成當不僅以懷清之臺爲汪徐氏題目也乃承命而爲之
記

重修徽州府試院碑記

今之試院昔之西察院也吾州故有東西二察院皆前明時廵方治所東院在府學之東國初奉裁更築以爲

萬壽宮

仁廟中葉休寧故鄉賢黃封君大順始規西院故址構成試院其子鳳翼孫銓鉉鐔會孫治安等越世增修繼承弗替後復浸圯則歛西汪員外濤踵而修之蓋自康熙丁卯以迄於雍正癸丑郡士賴黃之莒者幾五十年自雍正癸丑迄今乾隆辛亥其賴汪之莒者又六十年而院亦不修

且壞矣今太子太保戶部尙書曹公共蒙

恩予養親板輿之暇諷及瞻人先事慮事遂用庀材治具
撤厥舊而新之又斥院左右墻地以廣益東西號舍樸屬
鞏固視昔有加經始於今茲五月 日閱八月 日
落成於是賡善宣言於衆曰公以少年科第入 承明著
作之廷馴至大官承弼

天子未狎風檐之劬瘁而聽悉於輿謀慮周於寒素若此
繼自今吾州六邑之擔囊戰藝於其中者其所以賴公之
芘者較之汪黃又當何如也抑猶有說焉凡物之成也常

難而其毀也常易而州邑公所爲尤甚是惟有土者卹公
義而達下情無褻如蘧廬無溷若馬隊則匪直吾儕小人
之私祝而亦公之所冀幸於方來者夫衆曰然子其記之
竊次其語以爲之記

謀必其所以濟之者

環碧亭記

豐水自大河東注水南之人引以資灌溉溝爲小流徑樓
亭屈折而南又東入于大水南流之澗故橫木爲畧約以
達去來由畧約而西累土爲山山坡有小亭竹樹蒙籠環
台亭外其東負大水面小水灌木千章潑入無際每春夏
之交蒼黛攢天濃陰阻日紛總陸離箸衣成翠與溪流相
隱蔽爲亭之大五倍水西度以几筵廣容三四不堵而垣
不藩以籬俾吟觴者得憇焉是爲游觀之策亭之主人吳
君文衣也比更葺治之而問名於余余字之曰環碧之亭

樓亭在環碧東南今圯鄉人猶呼樓亭並記其所以遲將來

傅谿新建節孝祠碑記

國家敦崇節義化被閨門而

憲廟推廣德意

詔凡軍民婦女年未三十守節至五十歲以上無論存歿與棹楔之旌其有未及旌格歷年十有五載而沒者旌亦如之且令州縣衛所建置節孝祠以春秋二仲之下丁有司歲舉祀事所以發潛闡幽褒揚而風厲之者其備且至耳矣吾州故閨門鄒魯女子而士行者所在恒有而有司舉報率歲不十數人幸而邀題請沐恩榮固指未止一二

屈而其間或經舉報爲上官截留而未及上子若孫遂因循廢沮頗亦不免其尤貧無力無以自達於有司者又不逢
在是限夫以巾幗婦人守從一之義矢靡他之志而又生

聖世恩波浩蕩如此而亦有遇有不遇焉信乎其命也惟我先奉宸府君好義輕財苟鄉閭美舉傾囊倒篋不遺餘力而爲之顧惟節行遺逸居常慨然每行營里居之中思有所構造以裨我邑中祠祀之所未逮而未得厥地泰山其頽志業尋輟以遺之小子麒麟牲麒麟夙承庭訓又重以

生母宋夫人之命經之營之未嘗敢一日去諸懷也而從兄本增復構捐基址以濟其義歲在丙戌爰始鳩工祠屋三楹翼以齋庖越三歲戊子落成而麒麟迎

鑾山左祝

嘏都門

王事馳驅未遑鄉里迄未得歸而歲事焉今茲二月初吉麒麟牲以省墓還家門始從文社諸君子議用下丁之次日奉祀

恩旌諸節婦木主於其中楹其左則祀故明某節婦以下

凡若干主右祀

國朝某節婦以下凡若干主皆志節著聞徵信志乘麒麟
弗能易也至經紀祠祀坐之永久亦諸君子之力爲多以
云推闡

恩仁助流政化則吾豈敢庶幾所以終先府君之訓而成
吾母夫人之志者於是乎在用敢志其顛末以載於碑

水香園記

吾縣西山水平遠居人復工選勝園亭樹石錯落分布於
其間與川巖相映發而水香園獨爲最著載在邑乘可攷
而知也園故余姻家右湘汪先生所築紫霞山倚其肩阮
溪水流其背有亭有堂有樓有榭中兩方沼通以石梁環
沼植梅花百數十本棗竹依垣嘉蓮出水當時名流勝侶
觴詠往來號爲極盛余生雖晚尙猶及見之今右湘族從
奉宸君健堂奉其先公之殯宅兆里中爰是園之勝遂從
其家購得之旣繕旣葺無改其舊時方歲晏序屬嘉平池

水不冰檐花始笑健堂間與其仲氏遊賞於茲懷先代之
清芬叙天倫之樂事愜如也不寧惟是詩曰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矍然健堂自其先禹筮於
揚閱世者四歷年逾百而行營冢壙有舊都桑梓之思可
謂知本況復自惟弟兄省墓歲時來歸不可以齋宿無所
也而是園當鄉井之交於先墓爲近謀諸其族而得棲託
焉又豈徒爲邱壑計者乎哉若夫開孔融之尊下陳蕃之
榻延致四方工文能詩之士題賦乎其中使是園之名與
右湘先生當日競勝健堂固優爲之然今方從事鞅掌不

恒家居勢未暇此也爰記此以待之

新建飛霞文會館記

吾東源張氏世居治城之南條實繁衍分爲三宗曰厚塢
曰七里曰鮑家莊三宗之人地比而情親喜相慶也憂相
弔也善敗相勸戒也秩秩爾賓賓爾是故以人事者萃於
宗以神事者萃於社於以崇禮讓而興道藝所繇來舊矣
昔我先人敬宗追遠聿溯厥初以祠祀鼻祖畱侯百年於
茲環堵風日日就傾頹從兄正昭爲理新之乃以鳩工之
暇從諸宗老登陟後岡則霞山截水狀若飛來其上浮圖
干雲阻日笏如翼如朝我宗祐旣相顧以爲樂宗老僉謂

吾邑姓別族居鄉皆有會以扶翼

國家觀文之化而吾宗於此闕然未備非所以聯野處之秀而承髦士之宜也爰經營其處依祠構館負岫造樓學侶文流茲焉得所落成之日宗人咸會南枝亦與在列顧曰子將何以命之南枝竊惟茲區當七里之委據練江之流複水重山千彙萬狀其遠者不可勝窮也近而取諸初日高樓雲霞落几厥象文明山川助之是名飛霞宜皆領之而遂以命之嗚呼南枝老矣居常自嘆命舛數奇不克用文字章句之業自達於

清時黃卷青氈白盡髭髮顧世業一經未敢失墜猶願與吾三宗之子弟優游乎斯館之中種學績文磨礪砥礪斬無辜諸宗老謀始之意惟名斯榮實宗之光是南枝之所庶幾於後起者也夫

古照堂藏書記

禮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夫先人美善之尤而傳之久遠者宜莫如其書矣然而視之也不甚惜則散逸洪多藏之也不甚謹則蠹穿畧盡故有名人鉅公之所撰著而訪諸其子孫不數傳耳或僅有存者或泯然遂無嗚呼此古照堂藏書所爲傳美也古照堂者吾友江子筠坡之所居室而奉其先累葉之文集以篋藏乎其中自吾少時所見惟覺卿先生對問編一書旣獲交筠坡始知是編而外有曰囂囂集者亦覺卿先生書而覺卿

之先世鴻德先生昆季以孝友堂詩文鳴厥後於北豫先生則有若平政錄西臺疏草及松石園詩於懋昭先生則有若尙古堂詩文於漢石先生則有若卮壇西粵兩對問於尙一先生則有若治讀堂詩文楚粵遊草凡筠坡先世所傳書十許種統計如干卷筠坡爲余言其大父時家藏裁得對問殘編與西臺奏疏稿草耳縑緗零落是用隱憂析薪負荷弗克爲懼於後水浮陸走求訪遺篇千里東南踪跡殆徧往往得之吳越什襲以歸壹似吾先人陰有以相之者然今篋中之藏傳美畧備雖諸名宿壽先松石府

君七十詩文亦煥若舊觀也嗚呼筠坡可謂仁明矣吾嘗見若貴遊子弟於其先人金玉玩好之屬則知而寶貴之手澤存焉則弗知也而一二寒素藏舟移壑又或弗克終有其先人之書是故先祖非盡無美也所美非絕無傳也而後之能世守而勿替者蓋亦寡矣其況能得之於旣失之餘而聚之乎已散之後哉筠坡可謂仁明矣嗚呼吾安得閑燕之頃登其堂披其篋發其書而卒讀之與筠坡家諸先公爲尙友也乃爲記以志之

蘇東坡集卷五

蘇東坡集卷五

蘇東坡集卷五

蘇東坡集卷五

蘇東坡集卷五

蘇東坡集卷五

蘇東坡集卷五

蘇東坡集卷五

蘇東坡集卷五

畢氏義田碑記

昔有宋文正范公之為參政也嘗置義田千畝以贍濟其

族之人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子者五十千再嫁者

半之取婦者三十千再取者半之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

十千計時出納則擇族之長而賢者主之公沒身無以為

歛子無以為喪而其拯窮贍族之義所以遺其後嗣者世

世猶修承志業於勿替故自蘇之人以迄天下之人至於

今誦公之賢而亟稱其子若孫之能世濟厥美也吾族藩

理兄懷程家雖在外心本維桑而尤慨然慕文正之為人

欲師法其義田遺事未既事而終文子衡永觀察仲言繼承父志遂捐貲萬金購田若干頃於江都之南歲收其租入以歸而給其族凡族之孤貧而無告者日有廩歲有衣死喪有殯葬婚嫁有資助大畧皆仿文正之舊而變通之又自序其事以揭於居易之堂觀察早世而觀察之子守樸纂而承之復有年於茲矣傳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固然然如錢君倚所嗟歎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往往但以邸第車輿聲色妻孥奉養之克厚專逞乎一己而瓢囊溝瘠不得其門而入者皆其族之人也是故必有文正之義

與其孫子之賢然後能不惟其身家之恤而以恤其宗今藩理觀察之貴未逮文正而以其家視昔時又恐或類於文正之子若孫乃惟茲義田之設兢兢奉承無敢隕墜未有以異於藩理之存在也嗚呼此豈得令范公一門專美前載乎哉東郊之族為長用表其義以俟後世於無窮藩理兄諱鴻淳觀察諱本恕守樓名文烜今候補知府云

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然則有仁
 人孝子之心者其必自宗廟焉昉矣吾宗祠堂建自宋越
 元明以迄於今屢經修拓而上兩旁風旋復積壤一歲以
 世宗時吾族故衡永郴桂觀察公登瀛請急歸來與修歲
 事旁皇省視慨然而興哀懼之思不惜輸清俸二萬餘緡
 增修廟堂楹庭門廡式廓其舊并置祀田立義學修族譜
 費復不貲乃

重修許氏宗祠碑記

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然則有仁
 人孝子之心者其必自宗廟焉昉矣吾宗祠堂建自宋越
 元明以迄於今屢經修拓而上兩旁風旋復積壤一歲以
 世宗時吾族故衡永郴桂觀察公登瀛請急歸來與修歲
 事旁皇省視慨然而興哀懼之思不惜輸清俸二萬餘緡
 增修廟堂楹庭門廡式廓其舊并置祀田立義學修族譜
 費復不貲乃

王程敦迫綱舉而目未張悉以其事付之族長而族子之
 新成白子文集 重修許氏宗祠碑記一

承其後者未能深維觀察所以敬祖宗而嚴宗廟之心廢公私已未幾蕩然於是族孫故 君文錄喟曰吾不可

以使觀察莫爲之後而經營未集畢命於杭其子今詹事府典簿正源扶服歸櫬將展祔事爰闔族而謀曰此先人之志也吾小子其敢有弗承皆曰諾是用序昭穆廣祠宇增祀產製祭器又倣舊時旌義樓遺意更建世恩之祠以祀先世之有列於朝者修廢舉墜豪末不遺蓋皆乃考

所欲後觀察爲之而未及施爲者而正源能於斬然衰經之中繼成其事嗚呼其無愧禮意爾矣是役也經始於

往歲乙未之冬落成於丁酉之春計費白金若干而凡所增置祀田若干畝粢盛籩豆尊罍不假而備藏事而祭族之中余爲長敢具書以載于碑繼自今吾宗人之董祠事者其尙皆以正源子父之心爲心敬宗收族如自已出無俾若觀察之故廢而不修焉斯我祖宗之所嘉賴於後嗣也夫

也夫

重修衍慶橋碑記

歙南距治所三十餘里曰北岸北岸南里許曰橋東橋東
隔岸爲大阜中橫石梁以渡曰衍慶橋橋之延凡幾十步
袤十數步蓋江浙往來孔道也其經始自前明萬歷三年
北岸吳義士月山越今二百有餘歲冰凍石泐橋漸傾圮
而月山之流裔有名德基者慨然起而成之歲在癸巳鳩
工庀材爰始秋中落成歲杪計工費緡錢五百千有奇德
基不自居其名以爲此族里所共矜也其有善克讓如此
余承乏茲邑往過其地輒聞諸父老口德基籍籍德基起

農家習勞勩方修橋時猶躬自畚土以勸工其餘修治路衢設立義學里之人貧無以葬待德基而舉者且二十餘家倘所謂勇於爲義若嗜欲者耶抑德基之父啟英孝弟力田敦尚義行故德基雖辛苦而僅有獲不以已私其所得於義方者尤不可沒也夫修善於鄉不求聞譽士君子之行也彰善表里樹之風聲有司之責也余固重德基之爲人遂因諸父老之請志其顛末俾勒貞珉以垂永久後之爲德基者其益知所勸勉也夫

重修也園記

阮谿林泉甲州邑而汪氏怡園爲最著昔吾友麗青先生聿追先志復墾址於其聽事之東偏規以爲圃樹梅桂數十本其中累石作山引泉成沼繚以周垣間以亭榭凍蘚濃華順時而發復有修竹叢生雜芳列植不出戶而園林之勝具焉先生遂命之曰也園因自號也今先生不作垂二十餘年矣余猶憶先生時相與升高臺循側徑作曲室之譚成執手之說倚樹攀條綢繆往復依依如昨日事而林亭無恙故舊奄徂俯仰今昔於中慨然然文子台符汝秩

兄弟並循循謹質堂構無虧而又能追念先人或者平泉木石之愛畧同衛公剔穢鋤荒務復其舊無以異乎先生之存在也承考克家今吾滋有望於子獨斯園也乎哉

之類具焉夫此數命之曰也園因自樂也今夫主不於樂
對華而後而發其言也於茲坐較其陳財不出曰而思林
十本其也樂石之山也樂思曰樂以無思而思以享樂則
聖學夫志賢聖也此其樂事之東論賦以爲園構其樂
則樂也樂也而王且自樂爲樂善言言文聖言也

蝸角蘧廬記

嘉慶二年冬杪余年七十有三衰邁日甚兼病脾泄不能遠館辭諸生於棲雲禪院而歸然古芸堂室廬湫隘苦無坐處卽安頓書籍亦無處所病中與兩弟謀對門所租羅生仲英家柴房尙有罅地可以起造而葉生東曼亦慫恿其間解橐飲助且向同人釀金以葺厥事遂乃諏日鳩工因山構架經始於三年二月十日越五月晦落成命之曰蝸角蘧廬是役也微友生之力不及此余以殘年病軀獲有寧處其敢忘所自乎爰書其事以詒後來

黃山紫雲菴募建大士殿疏引

今年秋余訂同人爲黃山之遊往月幾望入山抵茅蓬始
試湯泉樂甚越日逕慈光寺陟文殊院又日登蓮花峯絕
頂下百步雲梯穿鰲魚洞躡光明頂降詣獅子林東上清
涼臺又東南升始信峯南過平天砭歷白沙涉水達丞相
原出繼竺菴復造茅蓬信宿往返凡八日浴於湯泉者四
茅蓬在紫石峯之下張南華學士所題紫雲菴者是也菴
僧戒嚴爲余言其祖師悟千昔主慈光方丈坐老愛湯泉
之勝退席下山於泉右高阜駕茅蓬以居遊客往來多託

宿焉泊

今天子御寓之初年泉爲蛟水所圯適潭渡黃君廷泗來遊慨然解橐俾悟千疏葺以復其舊悟千訖事而歸其餘貲於黃黃弗受悟千不敢沒黃君之德遂用易茅爲瓦中奉大士於後野雲與戒嚴師徒庚續募建得許村許君襄寧成左室雄村曹封公映青西溪南吳君文衣邑城程君虛谷成右室稠墅汪君芳六起前軒式廓日增而佛堂狹小不稱非所以崇大士也戒嚴思募諸善信以拓張其殿宇而請余言以先之夫易茅而瓦取諸宮中其事易易蓬

而殿俟諸四遠其事難戒嚴不恤其難而暨厥徒德成等薪指相傳增修弗怠既有合於吾儒堂構播穫之義又其地側湯泉非徒奉佛亦足寓公積慶成美人有同志知其樂施不倦也戒嚴往矣

募修歛西上方至環山石虹大路引

尚賢院沙門大方爲余言其少時出家於洪坑之寶相堂
間從其師祖徹凡往還環山山坑道中苦其艱蹇慨然有
募修之志偶露之同行者同行者遽曰若果志誠吾當乞
諸有力爲若裹領何如則謹對曰善哉屬徹凡之師存樸
以其瘍醫餘獲別營精舍於桐塢卽今院是也奔走後先
日不暇給於後兩師西遊訖未卽事今將果此緣矣蓋歛
自郡西五里亭以上過凌村畔右折爲下市汭河徑路口
巖寺諸村鎮以達於休寧縣城其左折則爲上方入山徑

新成白子文集

募修歛西上方至環山石虹大路引

卷五

環山篁墩諸村鎮以達於休東之屯溪而婺祁黟三縣之
人行季往來亦大半緣此而環山西起石虹東抵上方經
延十有五里崎嶇犖确不利走趨非所以綏賓旅也大方
之孳孳募修也固宜吾州舊有富名士大夫率崇大體敦
義行好行其德自古已然今高明著戴駿削凌夷固不逮
曩者十之八九然其間隆而起者尙多有之德施道濟疇
獨無心而禪家又有所謂福田利益之說歆之以其所樂
聞故其事常不勞而集況得有力者慷慨然諾不靳橐以
爲之先安知景從響應不有布祇園之金者之接迹於康

衢者耶周道如砥不日成之請以此爲大方券雖然吾屬
有所思也比者縣有

文廟之役官長率先士林引領之日久矣君子務其大者
遠者豈以爲名然而跡魯僖修泮之遺效奚斯作廟之義
於以推廣

聖天子崇禮

先師光昭文治之至意其於費不爲靡而於功尤美此孰
重孰輕誰緩誰急私竊歎吾儕塵勞羈縻無有爲儒門之
大方者家至而戶諭之也大方名戒光願力鴻鉅募修有

新成白子文集

募修歛西上方至環山石虹大路引

卷五

餘貲將竝上方迤東至於西干而甃治之其志蓋如此然則吾儕滋愧於大方矣夫

募修西干諸天閣引

西干太平十寺舊名興唐欵之古刹所謂第二叢林者也自昔緇流高行若唐之清瀾明之漸江類多栖止又能以其禪悅之餘遊心楮墨流風餘韻傳播林泉淨土莊嚴亦因之而盛余承乏茲邑夙夜在公未暇此遊也今年夏偶一至焉愛其溪山之勝低回留之及讀前太守漁陽曹公鼎望碑尋求山門所謂諸天閣與夫左右兩翼欵雲沐月之亭則蔓草荆榛實增歎息蓋寺之蕪廢也久矣夫修廢舉墜以與民同樂守土者之職也豈爲佞佛而選事乎哉

是用薄輸清俸率先都人郡多長者與我同志必當慈悲
 喜捨果此勝緣不日相與以有成耳余方奉臺檄度江北
 轅過此懸車燕息得賦遂初逝將近祇樹之林誅茆投老
 夫須叩竹徜徉乎雲峯雪竇之間飛甍峻宇與山川相映
 發復曩時之盛則余私心之所厚望也夫嶽出今平夏
 其斷列之箱鼓心嘗歷飛風翰蕭與謝林泉碧土其
 自青嶺流高古苔藓之青麟印之漣工譚多酥止不
 四十太平十寺遺宮與舊墟之古條也信策二葉林
 募修西下南天閣引

募修觀音閣引

白雲禪院在郡南門之南數武而近前瞰江流後倚縣郭
 右挹問津左帶漁梁葢郊城之勝處也院中有閣閣奉觀
 音俗徑呼爲觀音閣往者院僧亦山飛錫西來以訖其徒
 四世數十年於此齋舍經堂次第葺治而未遑有事於閣
 屬薪盡指窮法嗣中絕今萬山寺沙門靜山主之一日度
 河而西謁余於披雲峯麓以謂年深屋壞莫先此閣其次
 閣下瀕河達道仍歲夏秋霖漲汎濫衝激多圯于水不亟
 修之非所以奉佛而安行旅也夫莊嚴佛土沙門之所有

事議不及于隄防道路靜山乃以院閣之故而及之率意
遠思二事兼舉所謂善者機也與人爲善吾儕又烏得無
情乎遂叙其語以先之俾持以籲諸四方之善信者

募修歛西龍王山麓大路引

郡西出潮水門度太平橋沿河迤上逕古虹橋得三里五
里之亭兩亭間有龍王山山麓爲歛西村鎮孔道休葵邴
黠四縣往來之衝前人褻路造欄以利行者久矣顧所在
崔嵬戴土往往善崩今茲梅雨衝激路圯弗通數日緣山
鑿治裁堪容足然仰承峭壁俯瞰深淵行露戴星人皆惴
惴焉有墜谷之恐於是聖僧菴沙門印輝等誓願募修而
乞余言以先之余私惟邑中

文廟之役土木工費計須鉅萬屢荷邦伯司長慨捐清俸

新成白子文集 募修歛西龍王山麓大路引

新坡仙二文集
三
爲都人士率先今旣數月矣百堵皆興日不暇給而自一
二同志外響應寂寥胡今之不承於古與豈頃歲以來巨
室富人日朘月削其力固不足與不然吾州人好義出其
天性乃頓甘於無勇不爲與夫由
文廟等而下之以至一道塗之修築其爲輕重大小緩急
不待智者而後決之也吾知高明之家義行之士必將先
其重且大與急者而以其餘應沙門之募綏行道之人繼
自今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吾當扶杖而往觀之且爲庶百
君子賡魯僖修泮之頌也

募修豐隆菴亭路引

從縣治南出紫陽門度河而南徑行入山重岨複嶂拔險
爭高可四三里許曰豐隆嶺往來水南半絲此道嶺之下
有菴菴之外有亭菴習苾芩亭便行旅夏水冬湯暘洽旣
濟焉利溥哉顧嶽巖深谷曦月所煦不敵濕蒸加歲禩滋
邇繕葺茂資棟橈柱折緇素憂懸此山僧性參所爲慨然
欲起而重修之者也是在有道仁人存心君子愍其欲壞
支彼將傾歡喜布金隨緣解橐則道旁之築竟成蹊間之
茅不塞懸崖履坦峻阪衢亨我行其德人口爲碑猗維佛

土之莊嚴卽是山門之永鎮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募修勝蓮菴引

昔潭渡黃氏子有棄家而學浮屠法於如臯者比老而還
族黨憐其無歸也爲卽村旁隙地葺茆以居之而命之曰
青蓮菴不再傳而燬

仁廟初有浙僧本徹者實來披苦露處以禪誦爲事乞建
茶亭里之人勸趨之繼而有古虹橋之役本徹與募脩焉
橋成共撤架木以爲佛宇俾之風日有蔽於後法嗣相承
增修弗怠則勝蓮菴之所由名也菴當縣西孔道黃山展
齒往來經由旁午絡繹余嘗一再往過愛其地負母塲之

水面豐樂之溪潭渡右環百花臺左轉憑東樓以望岸之南則上出師山下接西雲巖巖重岫行揖如拱如駢羅檻闔民居鱗櫛煙樹參差信招提之最勝矣一日菴僧智涵謁余而言曰鈞先師定然嘗苦菴址下濕淫霖方割圮蕩爲憂緇徒不壽欲渡河南徙而未之逮也定然舊置舍山下有地一區有田一稜增其式廓可立精廬鈞往歲中秋觀月樓上髣髴見五色佛光暎徹山際與前者南海所觀菩薩示見真相同得無復有勝緣乎敢乞一言以布諸當世之善信者定然者本徹之孫而智涵又定然之孫也一

以爲孫叔之寢藪一以爲晉人之故絳時移事異易地皆然一勝何難再勝智涵往矣繼自今舍山之麓朱塘之旁吾將拭目而瞻紺宇之鉅麗也有持金剛經卽非莊嚴是名莊嚴之說者謹勿視之

募修千佛菴前路引

千佛菴在西雲巖之南去郡不遠繇河西上塢而入緣山
左旋行可三里踰峻嶺而下便得菴所舊有鐵塔塔鑄千
佛故以名其菴道險而地偏遊屐罕至惟栖幽耽寂之士
往往造焉往時余與菴之老僧大定常相過從大定多力
而善手搏又嗜飲酒酒酣耳熱時頗喜爲客道其先智幢
開山之事與其少日受藝之所繇來昂袖掀髯歷歷可聽
無一豪塵縉氣及欲一試其手臂則假觴政亂之秘不吾
示也亦絕口不道募金事夫遊方持鉢多恩囂紛味道安

禪專資淡僻如黃山自慈光寺以上亂石四塞阻絕無蹊
遊人屈曲相尋有類穿蟻然後得達然川巖之奇盡毓於
是雜以高僧清梵響答松風飄然令人有遺世之想若石
鑿道開徑通車騎則反傷天趣矣茲山亦猶是也今大定
之法嗣等乃以菴路北出則直汪村南出則抵塢中
亭徑微石确既苦蹇艱晨雪夕砂倍憂顛躓誓願募金采
石因高就下易險平危成法界之康衢啟佛門之扁秘彼
岸可臻我行宜集爲名爲賓幸勿苦相折挫耳因栖
雲院僧墨禪持此請序三年於今矣秋氣漸涼宿醒初解

偶然欲書用爲短引

葉先生遺文跋

先生諱嘉桂字麗南號曰草亭以名孝廉教授里中高材著錄不下百人先子昔與執經與夔州太守江公蒙先生鞞籍之許先子無祿先生哭之而慟尋先生去人間世所遺信天堂稿經吾師還淳方先生評選者凡百篇仲君儼若上舍久思鋟版以廣其傳而貧不能就迄夔州致政歸里門亟往謀焉夔州慨然許諾遂以讎校之事屬諸賡善此往歲柔兆涸灘夏日事也其年冬儼若病逝越歲四月夔州亦捐賓客惜不及覩此刻之成山木墓草實桐於懷

因書此以志感

此書乃在牋中一紙... 潘君克純因堂構之際增置宇舍蓋繼序之思和孺之指胥於是乎在爰取詩語以額之入斯室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覺楹額跋

斯干詩美君子之考室至於上以似妣祖下以生子女而居處寧安然必推其本於弟兄之式好其言若與中庸行遠登高之意相表裏然今潘君克純因堂構之際增置宇舍蓋繼序之思和孺之指胥於是乎在爰取詩語以額之入斯室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人洪英... 益... 高... 志... 跋

樂志齋額跋

昔仲長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著論以垂於今而淵明傳五柳先生亦有樂志之說茲二子者內捷不生外膠不擾蓋古之知道人也吾友鮑子芝虬襲厥先人嘉址有室於其所居之南今易其舊而新之廊舍周環庭宇軒敞名花異卉奇石美竹錯置乎其中冬宜愛日暑亦來風於焉淪嘉蔬膾清鯉奉兼珍之饌以養其親是公理之所願欲而未得遂者而鮑子有之至如端居清燕搖俗棄捐會意琴書放懷觴詠帝鄉之富貴胡期親戚之情話可悅庶幾

於陶徵士所云差亦無負其必有以樂乎此也予雖志焉未逮猶樂與鮑子證明之

靜佳齋額跋

振三羅君構室於其聽事之左俾文子仲英枕經薛史以時講肄乎其中而閒燕之暇與常所往來引壺觴談風月亦於是游息焉因憶明道先生秋日偶成詩中靜觀佳興之語於時秋也遂取以顏其齋

新城伯子文集卷六

歛胡賡善受穀屬藁

獨行汪君夫婦小傳

汪君諱聖林字孔傳東關人也家本寒士常行賈江左右間一日負橐回至道中得遺金焉君愕然曰嘻是非吾所應有攘之不義且其人微急故不至此行且覺必當踪跡至也於是橐藏而憇於所遺金之旁移日然後有悲哭而來者逆而訊之果遺金者也詰其故曰須以殮君躍然曰嘻是矣解橐而反之遺金者泣請君里居姓名弗告揖而

去初君年二十許時常病咯血幾殆其配方太君者故聞
州里間言人有病雖革可得割股療也方於是私心自激
密持方寸七夜焚香露禱於天封其左股投之湯藥之中
以飲君君弗之知也而飲之病良已後卒與偕老至於大
耄先後考終孫子蕃實余謂君自慷慨奇士不爲貧賤故
隕穫有古獨行者之流風而方太君世農家生茅檐蔀屋
之中未嘗聞女誡乃遽能如是雖斷鼻截髮不是過也余
習與君之仲子燧游廉其實次而傳之俾以俟當世之采
風者

故友畢方二生傳

畢生仰高字讓雄縣諸生與余兄弟總角交望衡對宇時
相過從食貧授童蒙以自給治今時文賓賓然守一先生
之言不敢踰尺寸顧不以余之不殖也常常出所作視余
而余於文章佳惡頗不爲背面小不如意輒取丹墨來襍
塗乙之讓雄多沐浴余言應時改定其虛已如此發憤攻
書史夜以繼日苟有所未達立起自責甚至涕漣往歲庚
午辛未之間還淳方先生黎如長紫陽山余兄弟實從受
學讓雄見先生所爲點定文義嘆曰是吾師也雖然吾亦

不可以質先生如之何如之何於是捐棄故伎更求要道
盡心力而爲之踰年先生來讓雄遽詣余許拊髀曰吾今
乃可以質先生矣袖出之則其近文三篇稿猶未脫塗注
縱橫粹難辨識察其意若自喜其文之甚而又恐不得先
生一當者時壬申歲五月也其月十有八日讓雄暴疾卒
年二十八有子一人曰在達尙在保抱中

方生廉字介旃西鄉靈山人也亦縣諸生以例貢入成均
少美丰儀善容止初師事余叔父頤方先生來則又往從
之先生目其文如高峯入雲清流見底介旃聞彌益自厲

丹經墨史手不停披蓋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不獨今時
文爾也工書法學顏魯公書家廟碑時得其似惟奕奕神
力未及耳爲人甚孱弱然頗負氣與人居一言不合則面
發赤如中酒者然或牽率應酬不克專一思慮爲文字卽
爲文辭或不善亦以此自怨懟見於顏色四歲失其母語
及母故輒嗚咽不自勝讓雄之亾也介旃哀其子藐孤與
同門友合錢爲母歲權子行之以卹其家曩余丙子歲將
有中州之役介旃謂余有老親於禮不當遠適力止之且
語之阮谿汪君起棟使延館於其家而介旃旋與汪揚州

遊越歲戊寅十月十七日竟卒於揚州年二十五無子以其兄近敏之子永著爲之子八月而殤遂無子女子二人皆幼

歎曰讓雄淹遲介旃敏捷二人性非相近然致相得也抑其夙夜單心學而不厭彼有獨知之契存耶天若全其生以盡其年其所成就必兩有可觀者悲夫

江處士家傳

處士諱驥字龍超詩人虬之母弟也初生時丁明季寇難而其父流寓淮揚道梗弗克歸處士天性孝至始有知輒北首瞻佇至忘寢饋年十八隻身行亂兵中迎還里舍竟得終養焉博學儲經濟凡諸技術亦旁涉兼通已而忽忽若有所不樂者然遽廢學專事醫方壬午郡大疫人賴存濟然終不交利窮僻處所往往合成丸散遺之以是流聞遠近生平無他嗜好惟有孤山處士之癖舍宇雖湫隘繞屋都令樹梅梅下蓄盆松而已餘弗雜一木閑暇則閉關

謝客興至哦詩聲調清越吟次或悽然衆莫測其所以一時高士所與遊者若許青巖楚程蝕菴守暨梅花道人漸江與其從弟允寧注皆古之逸民也長君日祺考授州司馬醫益精次日升上舍生以文名季日晉早卒日晉亦能詩且善鼓琴彈詠自適論者謂其各得處士一體云

江先生家傳

先生諱宜揆字禹兼考授州司馬云吉公第四子少好學工文辭與其仲兄藕塘季弟杞原竝有時譽郡邑試屢冠其曹未幾弟昆皆名譽序而先生宿畱未遇後乃更名錫嘏入浙之商籍爲杭州府學諸生云先是先生客雲間吾家官保恪靖公時未達賦梅花百韻以視先生先生和之恪靖心折遂爲契交淹畱歲月於後緘所爲文郵都門質於其從兄岸董先生岸董亟招之恪靖亦馳書聘焉先生竝不赴生平言規行矩不致失尺寸作書尤極端楷雖爲

童幼點易文字亦未始一豪草率學者稱曰縝齋先生余家與先生累世通好先生昔賓余家諸父兄弟多出門下余與仲弟熙始就塾竝從其遊厥後十年許先生下帷於余舅凌氏則幼弟香與執經焉而先生之長君春又余從姑壻也故余之知先生爲淡春曩與余同年受知於瀋陽觀總憲爲縣博士弟子越十有六年而季君金翼繼之胥能以文學承其家

郡文學江杞原先生家傳

先生諱宜掄青選其字杞原號也余師縝齋先生母弟質行約畧相似能讀書輒沉潛經義尤篤嗜宋五子書兄弟自相師友文學淵邃前督學使者李公鳳翥名知人拔入郡學宜與儲允崧先生郁文尤長於文律教授吾郡見其文澁相器重邑達葉孝廉嘉桂及吾家高平君正履皆曰吾畏友也先生旣宿名不達閒居教授間爲詩古文辭自娛或視韻哀誄之作然亦不自珍襲賓戚持去輒焚其草次君文學金黼隨後搜錄得文筆僅如干首先先生晚而見

之笑且自題其篇端曰存焚云往余聞命於先祖云杞原
辭義古茂今時文殆不減陶菴至其古作醞釀淡醇則震
川之具體儕輩中未有其匹也余以通家後進粗次其畧
俾坐家乘遂并述斯語以諗之文學昆弟

澹園張先生家傳

乾隆辛巳冬十二月十有二日國子澹園張先生卒其夕
見夢於余相勞苦如生平歡語次出若一卷書者屬余視
之空函也驚而寤翼日則赴告至矣越歲二月其孤明敦
涕泣踵余門再拜請曰先生於先人最厚且親明敦又辱
執經門下事無大小無悉於先生先生若哀而傳之是先
人死骨不腐也余旣憫明敦請又重感前夢爲先生之精
誠有以自託於余也遂不辭而爲之傳先生諱大侃字正
叙縣南厚塢人祖邦錫考世祥竝隱德大年見重州里先

生爲人慷慨有直質履方據義前無古人而往往聞與之合少居貧啜菽飲水不足於歡於是東下吳越北抵燕南走粵歷試諸艱二十年所已而旅客於衢之龍游龍游人汪君濂與先生傾蓋如舊相識歛畱之從容問所適先生率胸懷與語汪見其誠也大相賞得是用遂爲筦鮑交往余客先生家每酒酣耳熱殷勤執余手曰自吾得交汪某也雞豚之奉幸而克逮二親吾生死不敢忘某也父母喪葬祭一以禮友于其弟自幼至老甘苦同之有姜伯淮汜稚春之風先生族父世璉徙居宣城單傳者三世矣其子

曰大綸先後兩娶皆早喪無子貧不能更娶先生以爲脊令急難豈伊異人今某旣無期功強近之親俾立室家是誠在我因與設方計令歸且舉其四喪之未葬者旣歸爲之繼室江氏分宅居焉其他親親以及不一而足然先生未嘗自以爲德曰緩急人所時有吾猶憶未四十時也居常教子弟恆用此語且言書傳曾子家貧至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其窮如此吾丁年艱難殆有過之此鄉鄰所共聞見今幸得以粗給無啼豐號煖之患者非我之能乃以得其友故也窮視所與汝曹識之百歲之後毋爲吾諱

是耳還淳方先生藜如海內名士辛未歲來吾州維舟浦
口先生攜酒脯往逆之且趣令其子師事焉還淳私語余
曰張公故長者貌如其心不愧昌黎韓子所謂也先生生
於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廿五日卒之歲春秋六十有五
夫人江氏側室李氏子男二人長明敦國子生江出次明
敷女三人其次適縣文學胡賡熙余仲弟也而明敦有女
子子又字余從子良弼實與先生重親云孫男倫超倫越
皆幼

胡子曰先生善飲酒多至斗石不亂又美髭髯或飲酒樂
甚則掀髯笑語至於申旦中及輾軻辛苦之交意氣激昂
襍以歌泣此亦足揆厥至誠也余觀古讀書懷獨行者衆
矣若先生惟孝友于信及朋友以之稱鄉里善人又多乎
哉

族父國子君家傳

國子君諱嗣蕃字露青郡文學國佐公子也少而聰敏稍長知讀書已見大意爲文操紙筆有德璉斐然之風文學嘗喜爲余大父言之曰此吾家青箱也旣冠丁外艱君未忍以門戶之持重勞其母氏是以明經青紫美志未遂而時浪迹於吳山越水間蘭谿故浙東一大都會也道塗經涉尤所心儀乃掣其次君魯瞻以往經之營之取精用物旣有大以盈矣然而長路舊鄉瞻言百里春暉寸草寤寐弗諼往往不敢謂此間爲樂者徒以有老母在惟恐門閭

倚望如玉孫母之於其子也其居於家則一味之甘亦必奉承而進之而後以其餘波及于姓其孝謹如是生平性慷慨喜交遊縞帶紵衣所在多有而門外車轍無非長者其趨人之急也如已私然取諸其懷而與之無倦容無德色有銜戢相謝者則謹避之曰吾所謂盡心者其望報乎鄉鄰中雀角鼠牙但得君一言則皆爽然以解吾家自先侍御進士兩公敬宗收族百數十年於茲椒聊之條碩大蕃衍余等自少從祖父輩行後每春秋時饗駿奔走執豆籩恂恂如也今者亦稍凌夷矣夫先進可從舊章宜率體先

人所以爲葛藟本根之意雖派別支分猶如手足而彼昏不知秦越異視前此二三十年君與余大父維持而調護之心力交瘁而又於其間廢者是修墜者是舉響應影從式克至於今日於穆令族實宗之光君之謂也夫教子孫敦厚退讓克稱其家雖子夏西河屢抱喪明之慟而魯瞻讀書而通世務卓犖不羈孫曾亦竝能丹雘暨茨勤墉肯構嚮者去舊居咫尺許築室一區有斯于苞茂之美此以識君之幹畧而亦其子孫賢孝有以順成之也君生於康熙甲戌年十二月七日沒於乾隆壬午年八月十七日春

秋六十有九歲先夫人程氏後夫人江氏子姓齎秩載譜
牒不具書

傳曰君之齒長吾先子九歲視余等直後生小子耳乃歲
時相見恆折行輩與譚家人筐篋中事往復流連至或間
以諧謔又性耽酒德余諸父昆弟每一過君輒歛留權讌
盡醉迺已不獨接引後進爲今世之所希而雅量高致久
矣夫吾不得而見之矣噫

劉節母項太君家傳

節母項太君者國子生劉君其鑑之母也項故縣南著戴
太君之考慮士君岐與妣朱與國子家爲舊姻國子家聞
其賢也而令蹇修焉處士領之遂以歸國子之尊府內閣
供事君存儀供事君少孤能夙自樹立爲人慷慨重氣誼
一時賢大夫士多慕與之游岸越江吳舊勞於外顧時時
以倚門爲憂太君曰往也南陔晨夕君其以妾爲弗克供
耶而其姑朱安人亦笑語供事曰是誠善事余無汝余顧
太君性淡素自其爲女子時飲食服御輒不喜華麗至是

益以勤儉持之供事君在客門以內事無大小隻手屏當
粲然有條理然皆稟承安人事無專爲三黨以爲難泊供
事君之遊倦而輿疾以歸也當是時安人老矣而國子之
生方三歲在襁褓太君上堂則視起居入室則侍湯藥夙
夜不遑暇甚又竊私焚香籲天斬以身代旣不幸太君痛
絕不欲生安人泣而撫之曰非死爲難立孤爲難若徒以
身殉也是再死吾子也若且死如老人何因相持以哭久
之太君廼反袂拭面強起視事蓋自供事之亾又十年所
太君所以事安人孝養倍至而又惟恐安人以其暮年傷

子觸損胸懷也寢膳之餘往輒摩撫其子若女於安人前
以慰悅之安人比將終猶顧視太君曰有婦如此吾子爲
不死矣初供事君執義推財室無私積其後也太君以未
亾人脫簪珥資生計凡殯祭冠婚賓師諸大費細及苞苴
問饋之屬皆取給焉然經紀出入動中禮度用是益以起
其家太君生於康熙己丑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
丙戌年三月初一日年五十有八子男一人則國子也娶
虹梁程氏女四人皆適士族孫男女皆幼未聘字儀太君
卒之四年而國子以狀述請余傳其事

胡子曰國子有從弟曰夢麟者從余遊間爲余道及太君逸事云麟世母家嘗有一乳媪老且病貧不能自存麟世母歲給之粟使食之給之衣使衣之旣死而無以斂又助之貲使以殯與葬井里人至今以爲美談余謂太君一寡婦人而好行其德始終振恤人之急難若是士夫或弗逮也安節之亨不其宜與

封夫人先祖姑汪母胡太夫人家傳

太夫人姓胡氏先曾祖考行人府君長女也行人府君諱廷鳳妣洪太孺人生四女二男以卒太夫人幼養於大母汪太恭人汪太恭人性嚴重治家則範爲州閭所共推著太夫人漸於其教凡婦職所當爲者固當其爲女子之時而靡不通貫矣及其于歸國子監學正贈通奉大夫汪公梓琴也當是時贈公之考旣早世而君姑江太夫人以節母持家秉閨門謹嚴如外家太夫人處娣姒之中能羣居和壹以事江太夫人而得其歡心無幾微拂逆者江太夫

人沒喪姑如母盡禮致哀鄉黨稱孝贈公目微曾比先曾祖考爲王官贈公從之行人邸第將以謀祿仕既就職京學矣適從祖少京兆德邁奉

仁皇帝命視學畿輔以贈公爲賢羅而致之幕下與校文字贈公殫心力爲從事目疾增劇去而歸內憂服闋遂不復求聞達與太夫人偕隱於霞山阮水之側如古之鹿門然太夫人家有別業曰水香園中植梅花數百樹每春時花發望之如雪贈公輒招集親賓觴詠其下太夫人治酒茗潔殺蔬惟其所欲咄嗟而辦賡善猶憶昔年十二三時

嘗侍先子過贈公與觴豆之末見諸尊老歡讌留連談諸間作雖贈公亦脫然忘其宿疾之在體也教子孫言動有法諸孫或幼失其母以養以教彌益諄諄尤篤念親舊時其匱乏而周卹之無倦施無德色而自處甚儉素其通曉大義類如是太夫人晚而好佛嘗掃一室供諸佛像焚香誦經其下旣毫不衰彌留之夕無一家人筐篋語惟顧命子若孫曰爲我櫛沐更衣乘白雲往天竺也太夫人生於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廿有六日沒於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春秋八十有八子男三人長君開魯候選州同

知先卒次君庭輝候選州通判季君朝燮候選知府加三級贈祖考皆如其官女三人長適澄塘候選州同知吳元祁次適金山吳廷璋次適小溪考授州同知項音孫男女十五人善培可均並國學生仁埴候選布政司理問孫女皆適右族曾孫男女皆幼

論曰昔先考纂修下帷太夫人家與季君中憲以表弟昆相師友及賡善兄弟與諸孫仁埴等亦如之嘗以講肄之餘侍太夫人燕語纏綿綸至無過所生知其親親以及者未可更僕數也詩不云乎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汪氏之興

吾以太夫人卜之矣

江孝貞女家傳

孝貞女江氏者縣城人也其父登仕君嘉桂母曰鄭氏女少習典式嫻內則絕得父母心母卒事繼母黃如其母黃亦變畜之如所生年十三以字郡城楊生嗣立五年而嗣立夭女聞銜哀不食者累日其嫂楊節婦微訊之女泣曰吾已屬楊氏矣死易立孤難嫂吾師也父母若吾哀甚善不然死耳嫂遽以聞登仕亦不忍逆其志也而以歸諸楊女服喪服而往哭拜如禮謁祖姑祖姑哭謁舅姑舅姑哭謁嗣立兄嫂兄嫂哭弟哭家人盡哭雖三黨之人來弔觀

者皆掩袂齋咨泣數行下當是時其姑葉方以嗣立故痛甚成疾而又見來婦之如此也益痛不可復勝疾益日以劇似迷罔者然嬉笑怒罵不恆厥態家人弗敢近女謹事之無怨如是者五年卒以孝感其姑其姑見家人弗善也女至則往往一解顏焉又三年妣氏死有遺孤曰肇棠甫四歲女憐而撫之如子嗣立兄弟以女故屬意此子遽議以後之女執不可曰郎誠不可以無後雖然棠也長適也奪嫡非禮也姑竢之既而夫兄繼室於汪得男名肇榮遂并其弟之子肇杰以爲嗣立後方嗣立之死而葉甚病也

祖姑唐復中沒女以其姑疾癢不能成禮輒代爲之執喪且惟恐病者知聞誠家人固秘之出服衰麻入奉湯藥往復日凡數四不任哀瘁而女亦病既病又不欲命醫或時小差復勤力不少休病終以弗愈比年益革迺泣語姊妣曰未亾人本志立孤幸而得遂夫復何恨所恨不能終事吾姑其以小弱復煩姊妣也遂卒卒之日當乾隆歲在昭陽大荒駱三月十有四日壬寅蓋距其生著雍敦牂之年凡三十有六歲而去嗣立之卒年亦十有九歲矣

舊史氏曰余嘗讀劉向所傳列女若魯陶嬰梁高行陳孝

婦之屬竊愍其志而高其義然彼皆既成乎婦有同牢之義從一而終固其所也今女之於嗣立問名伊始奠鴈未將嗣立死而女所以爲楊氏者乃若是難已諡爲孝貞不亦宜乎

司馬洪君家傳

君諱運錦字素文歙南梅溪人少失母家貧能左右就養以先承父志嘗父病須服葛深山中無藥市時復患虎採生人莫敢往者君隻身犯險往採葛於胡田山巔經涉幾頓虎不爲害父沒益貧不能自存其伯兄復去之淳安君伶仃日甚雖姿性通敏已能讀四子及毛詩周易書然末由竟學矣君夙貧而來往四方所至以信實見稱泰興如舉之間人倚爲重君亦因之貿遷有無錙銖累積兼閨門內助黽勉勤生後卒以此起其家伯兄客死君徒步往走

淳安負遺骸反葬又挈其子與俱歸分子以厚之未幾而病沒則又歸其孫均以財蓄俾立室家又未幾而病沒於是孔懷死喪悽惻不自勝然終繫心於餘裔之在淳安者未嘗一日忽然也君見義必爲樂善不倦嘗倡建小宗之祠置義塚施棺槨修橋梁皆隨力所及無分毫爲名意前後夫人曰昌化方氏曰昌谿吳氏曰章岐汪氏皆大家勤儉持禮法丈夫子三人長兆澍國子生次兆潛布政司理問次兆澍國子生女子子二人皆適士族孫男九人度源樸竝從余遊曾孫男八人君春秋八十有五以乾隆四十

年

月

日卒與夫人合葬於木竹坦源樸間爲余

言其祖微時嘗夜守稻田遇虎舉杖祝之曰我後若無時爾當噬我萬一勝今爾亟避我虎果逸去蓋君之孝誠固宜有以攝異物之氣而其貧不終貧亦繇此兆之

贊曰昔板橋鄭進士燮有言君家萬山之中老松喬木古意斑駁又有流泉遶於戶除構小齋數椽名葩活水可忻可掬味其言亦足以想君之風致矣能孝友者定非俗人也

江贈君潛齋太學傳

贈君諱誕龍字靈區余始之夫婿也夫父曰漪亭公尊甫
爲嚴齋公漪亭公初守睦州復起知西安府尊甫挈家從
之於郡署生贈君是爲康熙丙戌幼攻舉子業從吾家廣
文先生遊一再試不售遂爲國子生代尊甫理家政益尊
甫性磊落不治家人生產在鄉黨之中以嚴見憚而贈君
則謹厚飲人以和余於內外兄弟間與繡川上舍少小爲
文字交稱最契衡宇相望輒朝夕往來間亦酒食遊戲相
徵逐促樽合坐淋漓酣嬉贈君徐而察之則猶然而笑無

幾微見顏面也歲壬午次君數青舉於鄉越十有四年借補震澤司訓固請迎養贈君贈君初不欲往既而念七十七老公幼隨大父歸自長安中間惟赴江陰應童子試厥後數十年足跡不踰里閭今循練江而下過睦州訪先大夫舊治吳山越水一續昔遊不煩再三瀆而公自行耳乃以丙申春季抵震澤十月終於官署蓋後先姑沒者十有二年

贊日記稱趙文子恂恂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贈君其有焉先太守以清白貽子孫而贈君卒能教其子貧也非病也蘇公不云乎賢者必有後嗚呼豈不諒哉

汪母羅恭人家傳

阮谿汪氏兩外孫喪其母恭人累述行實以來稽首涕泣而請傳於余曰母氏於公同姓爲親所以稔其壺彝外內者宜莫若公倘辱一言以責諸幽其敢忘吾公之賜余無以辭也爰撰次其語以傳之云恭人者先司馬從兄揚之長女其壻故光祿寺署正起棟也恭人生十有七年而爲婦汪氏雖少年燕婉而聽雞視夜有古賢明列女之風當是時署正之尊府贈朝議公前沒惟逮事其姑許太恭人太恭人藉豐饒之素業居常翼其子以德施義行接武於

前人斯夕義方諄諄疊疊署正故善承母志又解橐指困兼資天性凡睦嫻任卹之所爲不遺餘力恭人能與署正同心贊畫以順無違洎送死奉先哀感備至湘蘋芼苜禮相弗訾其間育道左之遺嬰償里右之連賦犖犖大者咸與有內助焉至如怡園月旦署正會諸文士其中酒琖茶鐺治具豐腆無異許太恭人在時又其本事也初署正有所立孤曰輔德其從弟起壹之庶子也而旅於揚署正以從兄起詰早世不祀取以爲之子而經紀其家旣又挈與俱歸且教且誨以幾於成人恭人亦視如己出署正卽世

爲之授室者再今其孤有子二人旣皆就傅矣署正之沒也兩外孫長者逾成童少者甫十有一歲女子子二竝幼未適人恭人以一未亾人口瘖手拮支拄其間嫁子取婦心力交殫重以人已菀枯今昔異態星霜廿載俯仰泣然遂不自知其中之相靡以至於盡也悲夫恭人生於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六日卒於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十日年五十有七以署正階與封恭人兩外孫齊德宗德皆國子生宗德之子曰廷爵

太史公曰昔昌黎韓子銘馬暢妻扶風郡夫人墓云陰幽

坤從維德之恆出爲辯強乃匪婦能誠哉是言若恭人自
有家以訖今日其前之爲婦者於道則無成也其後之爲
母者於道則代有終也此與昌黎所稱天資仁恕小大順
之者胡以異我羅之祥繁汪之昌後有達者其庸可量乎

方母葉太君家傳

靈山方生元燁之大母葉太君以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六
日卒距其生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五
既踰月元燁之尊府國子登仕昆季狀述太君之淑懿以
來徵傳於余余不能辭也按狀太君爲洪塘故茂才君諱
之珽之子生有令德又孺染門風與聞書史大義茂才爲
太君相攸莫如處士松谿先生者而以歸方氏處士家故
貧太君來婦能以和順宜其家當是時處士之考徵仕君
及其繼妣徐太母皆康強無恙處士常奔走衣食以謀洗

腆南陔晨夕太君孝養惟謹以無詒處士顧憂徵士既喪徐亦卽世處士方致哀居瘠幾不勝喪而於其幼弟二人倍深愍惻惟太君逆探其志而勤撫之於後成人授室一切供資所以措拄乎其間者至纖至悉皆以爲處士之孝義天性固然而亦太君有以佐成之也其爲冢婦也婉而和而尤以執勤處下率先姊姒雖遇子婦家人亦皆雖離然終其生未嘗見有疾言遽色若惟恐傷之處士之喪或有欺其孤之藐諸者太君恬不與校且私敕諸子曰語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息爭遠怨之

方汝曹當服膺古人無尤效短長薄俗也以故國子登仕漸於義方皆束身謹行用克有立於世而元煒從余學爲文復能不誘乎勢力有志乎古者天於太君之子孫意者其將有以丕振之乎太君卒後處士十年丈夫子四人國子爲長曰永懷其次登仕曰永光次永耀次永怡永耀先卒女子子二人壻潛口國子汪君學瞻松山國子汪君詒德孫男女九人元煒適也

傳曰往余與處士從弟介旃交側聞處士敦厚退讓有古君子之風比處士之外孫汪生能謙從余遊爲余言及處

新功介子文集
士時事輒歎太君大度遠識非尋常婦女所易及今觀其
家狀猶信嗚呼世有貪而不讓躁而好競其視閨門中婁
師德如太君者當覲然如何也
二六

國子生雨亭汪君家傳

有同年老友汪君聞頤所嘗授經之族子佩蘭手其大父
國子君行實以來請傳於余三叩門而不遇已乃覲余於
西干長慶山寺中涕泣陳懇若不自勝然於是終國子之
喪已踰歲時矣余愍其辭之哀而意之勤也遂撫其實而
傳之謹按汪於吾郡爲著戴自越國而後代有偉人傳至
八十世曰鏗當明穆宗時爲雲南楚雄府通判有惠政以
綏苗功廟祀於其地國子之高高祖也祖州司馬任齋先
生考郡文學鄉飲大賓左篋先生皆以長德著聞不躍而

潛以積厥慶國子弟昆六人於第爲三生而至性過人齟
時嘗因母疾思鱣持竿出釣會冬氣初寒風雪交薄抵莫
不能得偕釣者捲綸競返國子心急泪垂仰天叩禱遂連
得數頭歸奉母殮母奇之甚愛之甚體小不適輒令折枝
比年十六復侍其母疾暗中刲股以進朝夕間母微見其
一臂不舉意疑之旣廉得實驚泣曰吾兒性至乃爾若病
革是不難剖心肝食我也而文學用不得志於名場去而
禹筴者歷年所矣因計遣之出使省父於浙中居無何母
卒文學亦患飜胃歸里養病家業中落國子則水浮陸走

徒手經營以奉其父未始囊一錢雖不時左右就養然書
郵往返歲月寄將無以異乎其侍側也又爲文學架小樓
於所居之右檻外流泉牕中列岫閒引親賓時招者舊案
笑率懷淡譚執手醇釀浮觥嘉穀滿豆旣醉而酤安以梁
糗葢優哉游哉二十餘年至八十而登遐壽文學亦脫然
不復知其疾之宿畱也嗚呼其信無愧於古人之養志者
矣沒後盡禮致哀雖釋服未嘗見齒迫營窀穸費幾二千
緡開其壙則故有槨在焉遽封之而卽其右隙以爲壙曰
吾烏忍暴人之父母以葬吾父母耶卒葬仍識其左封爲

無名氏之墓每歲時上塚既奠必以酒酌之子孫相沿至於今不廢更葬高曾以下三世之喪未舉者皆傾貲獨力不以遺諸父昆弟憂而又念諸昆弟之未得所也令一家之中胥於已取給焉奉寡嫂如奉其母鬻兄之孤如鬻其子不幸而兄孫又孤國子憐之拊畜倍至共汲同炊不忍離異孝友蓋出乎其性也其生平豁達尙氣誼所至見稱而與人一以誠篤爲主嘗在平望自置市廛一區鬻販醢醬有黥縣某者素交也乞附貲以行國子推心待之挈其子與俱及某終沒而國子亦營葬家居不時出且多支費

某子心利其業欲奪旃遽以刼逃訟諸震澤縣國子馳書諭止具述所以與乃父交狀死生背負非人所爲况所附貲固在子母無耗毋聽人言誣我某子反藉所與書爲口實竝陳之官國子續出就理縣令某公見書廉得其情大誦某子以爲負心立讞而還其業於國子國子嘗舉以誠子孫曰樸誠終可恃無効俗流薄惡也其他睦婣任卹義所當爲無不爲者不在其時之有無故聞頤與余茶酒間稱數鄉黨人物必曰雨亭雨亭云雨亭者國子別字也夫入郡東門許氏亦賢淑有孝行國子不時家居而蘭陔晨

夕所以無憂於殮膳者皆由內助也

傳曰國子諱時中字聖交瞻淇人生於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十有四日卒於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八日春秋七十有八夫人少國子四歲先國子四歲以卒子曰覲涵既冠不祿孫曰佩蘭邑文學曰秉蘭亦國子生佩蘭之子曰繼成繼成秉蘭之子曰繼全繼安吾聞仁孝之後必昌今佩蘭弟醇慤而有文將於是乎在

吳隱村先生家傳

吾州吳氏皆祖唐左臺監察御史少微少微以文鳴長安神龍中與武功富嘉謨齊名當時有吳富體之目其末孫散處纘承先業率能以文學世其家於中拾科名都通顯者亦為不尠焉若夫宿名種學終其身屈抑不遇而篤守其道至於老死而不悔如吾隱村者又可嘆息也隱村之尊府曰萼千先生嘗挈其家之衡州生隱村於衡州客邸及旅真州隱村輒隨侍左右善事無方尊府及母江安人奇愛之隱村生而穎慧洎束髮就傳能日誦數千言甫出

語卽驚其長老廣陵有秦川郭先生承基者耆宿也偉視
隱村以其子妻之後歸而執經於集池汪上舍麗南葉孝
廉之門二君皆遇以國士比弱冠補縣博士弟子先後受
知於學使者交河王公蘭生武林姚公三辰且爲之延譽
而虞山陳進士祖范文章宗匠少許可獨心折隱村之文
每造膝纏綿上下古今恨相見之晚也蓋隱村自知爲文
廣覽兼綜於先輩房書行卷與夫流傳篇稿堂塗闡域之
所以然靡不詰屈而辯其跟肘而其所宗尙尤在天崇間
海陽臨川三數家不隨時俗骯髒故其學進而益醇文入

而彌遠非通人達識不能知也雖知之而鑒之未徹持之
不堅遂令其隨逐科場與三五少年爭塗抹更十數舉再
薦而再弗售居諸迭微裘敝金盡而隱村亦已老矣余觀
古之不得志於時者類皆有所寄托若王良造父之於御
紀昌飛衛之於射伯牙之於琴秋之於奕蒲且子之於弋
詹何之於釣偃師之於工庖丁之於解牛朱亥之於屠市
南宜僚之於丸韓娥之於歌哭惠施之於口談嚴遵之於
卜劉伶阮藉陶潛之於酒張旭之於草書盧仝孟郊之於
詩窮微致妙罕所倫比而隱村則托之於醫世之讀其醫

案者皆以爲隱村之能罄於是也庸詎知夫隱村之能固有不罄於是而已者耶嗚呼此昌黎之於何蕃所以惜其居下而可施於人者不流也隱村兄弟並有才業而隱村獨以文名諸兄弟宦遊半遂而隱村獨以諸生老其與人交義以誠間有緩急輒傾囊橐弗靳不濟則稱貸以繼之後一二顯達者隱村老且貧卒未嘗以故義相裁也嗚呼今豈復有如隱村之文之行者乎隱村名學洙字杏川晚歲以醫自晦乃別號隱村其生也以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六日其卒也以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十有二日春秋六

十有九元配郭夫人早沒繼娶黃夫人生丈夫子世纘郡文學黃亦先卒更繼方夫人文孫六人曾孫一人

傳曰隱村之系出左臺自左臺傳世至宋有諱駟者始遷郡城獅山遂爲郡人以迄於今而余家東關與隱村居址僅間一城少小相知且親宜文嗣之乞傳於余也余悲隱村懷文抱質超軼輩流而浮湛諸生老死無知者故著之其他行實則戚友中多有能言者不具論云

鮑節母汪太君家傳

國家褒揚節孝恩施至渥詔民婦凡年未三十喪夫守義
闕年十六以上而後身沒皆得與坊表之

旌於是縣西棠樾鮑君集成具其母汪太君節孝行實以
請於有司有司達之大吏大吏上諸

朝竟如恩例得請迨今一紀而集成介余中表凌生萬焄
以來請余傳其事按太君山後人爲汪處士良玉之女天
生淑孝泊于歸集成之尊府曰文齡家貧無立雖太君能
以蠶績相其夫竭力操作以奉事舅姑舅沒而姑老則孝

謹彌加焉文齡體素孱不任劬瘁奔走車牛日益羸憊數載病不起太君既聞喪絕粒三日哀痛不欲生而姑泣諭以未亾撫孤之義乃忍死聽從蓋自時姑婦相依母子同命手口拮据菅蒯蕉萃極人生所弗能堪而太君既以婦而代子復以母而兼師嗚呼其可謂難也已壬申歲清祀居鄰不戒於火延太君家風甚且及其姑之寢姑臥疾不能興家人罔措太君不避然燎急入負姑突焚煙而出竟得俱生鄉人稱其孝感後其姑年日耄病日增轉側牀第至弗克更衣太君左右扶持斯須不敢離雖中裙廁踰浣

滌必親不以假閤婢每夜靜則焚香祝天斬以身代迨於桑榆暮齒奄忽終天泪盡而繼之以血心傷而繼之以身計距其姑之亾裁三月耳而太君亦相繼殂逝矣太君以雍正三年二月十九日生生十有五年而嫁嫁十有二年而寡寡居守節越二十年以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二日卒春秋四十有五集成請旌以是年十月 日其得請也以明年 月 日

傳曰余昔下帷棠樾獲交於集成時集成方在太君喪中語及母故輒涕泣不自勝知其孝也及習與游處稔其敦

樸亮直蓋母教漸積使然益多其爲人而欽崇太君之志
義夫節母之後其嗣必昌今其將在集成乎今其將在集
成乎

通議大夫候補知府仁齋胡君家傳

人之於其父母兄弟猶食之菽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違
也故夫職之所當爲而力之可以隨分而自盡者恒莫如
孝弟迺自民行不興彝倫攸斁室夥詬誶之聲門鮮雍和
之行而一一家修獨行之士始以此稱孝友而傳史籍其
有韜匿自晦不欲人知者君子尤樂得而表章之如吾宗
通議君者是也君家歙西之長林高曾以來世載德美至
祖考而滋大同生四人君爲長少聰敏治四子五經書輒
能了知大義操觚綴文亦不爲凡筆每日夕從塾歸侍其

祖贈公暨考封公側往往能先其志意而承之而又微窺封公之以贈公年幾大耋未能廢離而世業之在漢臯者未有所籍手也於是遂請命以往君以此未卒業於經生之學二公既沒君以家督綜理內外門無間言方其始之楚遊也年甫弱冠比歸則既逾五十矣夫人不幸而遊於賈人操奇贏居貨賄驅驟遊戲之場孺染聲色之好趨利如鶩棄義若仇彼其視斯干之式好棠棣之孔懷蔑如也所厚者薄況於其他而君獨能溷跡塵紛束身彛教捐小人近市之心抱君子篤親之義輓近不足道擬諸古賢意

者姜肱之大被汜毓之同財其殆於近之與蓋君於諸弟皆隨其材器而誘進之俾各有所成就仲叔早世君既盡然傷心而其季文學君鯨則延余弟玉蓀於家授之經義玉蓀卒而又使從學於婁東宗人南鵬教授之門鯨以是能名諸生間嗚呼孔子有言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故君之在漢也既以老成練達爲交游所推服倚若長城比歸園田坐二十年而遊客其間者猶耳君之高義於弗諼至於宗祠之繕葺坵墓之糞除里亭道路之傾危者使植崎嶇者使砥凡職所當爲與其隨分而可

以自盡者又君所克其葛藟本根之義次第以及者矣君諱士榮翼南其字仁齋其號

誥授通議大夫候補知府加三級贈封祖考皆如其秩妣皆淑人生於康熙五十年十月初一日卒於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廿九日春秋七十有三丈夫子五人正惇正愷基正悅正思正惇先卒正愷出爲其仲君鯤後女五人皆適名族孫男六人

傳曰昔余過玉蓀於君家館舍與君一面固知其長德也及文學從南鷓遊往還益稔比君之弟子正恬受經於余則所以得君生平者十幾八九嗚呼若君之敦行孝弟至老不衰其視今之惇人不愛其親而墻鬪相競予操勿休以至於亾貲蕩產卒喪厥家者聞君之風當亦赧然愧勃然興也已

例授修職郎候補訓導顯堂曹君家傳

昔歲敦牂叶洽之交故觀察濟原何公由翰林出守吾徽
聘儒者興學校於時主紫陽書院講席者實惟吾師朴山
方先生一時文學之士皆景附響臻爭執所長以自拔若
我友曹君顯堂其一也先生論文以義理爲根以經傳爲
幹而以前明金陳諸大家爲之華實非是族也不在品題
外人或河漢其言獨吾儕五六人飫聞而信從之又私相
疏證以合則乎先民而責善乎同志先生以爲難此五六
人者大阜潘晴臯宗碩年最長而君次之吾族兄潮門璿

含川珊又次之余與古城方茹山沛霖同年生最少年止二十餘然大者亦未迨四十當是時上下古今說經誦史率一月中再會會必焚膏信宿未忍分攜何其盛也嗚呼自時以至於今未四十年而茹山教諭虹陽蚤歲不祿潮門絲淮南博士卒官光山令含川用進士第一人選入詞館差貴其後戊子鄉試與順天分校勤勞死職晴臯甫耆然患風痺幾十年終老痰疾獨余二人較長年而君以弱質善病遠跡名場硯田自食余亦自分坦率不材當世比二十年來籍苒窮居與君相望於山阿水滌之間抱經籍

穀子孫私心自幸以爲晨星碩果落落然不孤也而君又先我逝矣知舊衰零奄至於此豈不悲哉君之考妣皆以剗股知名君弗殞厥世友于兄弟以及兄弟之子於女兄弟也亦然表揚節義尤恐後時與人交有死生急難之忠治經謹守師法授受有方今禮部郎中坦故孝廉榜君之族屬與章岐汪孝廉蘇皆其門下士蘇卽君故友上舍景中之子也君雖未名仕版而孝友稱於家信義著於鄉黨文章有以自存於師弟友朋之間非苟焉而已君諱孚非聞其字雄村人生於康熙五十六年五月九日卒於乾隆

五十年十二月五日春秋六十有九丈夫子三人曰先
卒曰宗郡文學曰嘗以後其伯兄賜裴孫男是瑾嗚呼自
君之卒也而紫陽同門之友於是盡矣今昔盛衰之感余
烏能以自已也夫
歎曰昔者晴皋員通潮門方直茹山温醇含川沈毅而君
以清標磊落之材契之如膠漆雖以余之溝猶亦籍君以
生其羽翼際時好之流靡惟古賢之矜式方抗心而攘臂
忽不知其死之易及今君與數子者偕亾而余將誰質爲
此傳以遺其孤抑後死者之職也噫

族兄魯瞻國子胡君家傳

君諱正嶽字魯瞻世居縣東之楊樹橋而余家舊在周家
原相距不逾百步衡宇相望也曾祖諱文震祖諱國佐郡
文學考諱嗣蕃國子生文學君與余曾祖行人府君同年
爲諸生有成籍之好兩家子姓傳相往來族好倍敦國子
君與吾祖吾父世相善也文學君之夫人項氏國子君之
夫人程氏君弟兄五人兄曰正嵩弟曰正崑曰正崙曰正
崑君於行爲第二逮事項太君隨其兄侍奉國子君與程
夫人先意承顏以爲諸弟先重堂愛之正嵩弱而早世諸

孤孱穉正崙等後先不年於時項太君春秋八十尙健在國子君往往晨夕拭泪不敢以驚子聞斯之故重堂上悲哀而君亦能左右無方以順適其志項太君沒又能襄厥考以當大事國子君嘗喟然曰是真吾子矣先是君有令原之戚死喪孔懷逾年而不省所恃哀瘠益不自勝國子君懼其傷也亟使之代匱於金華蘭溪間君既令器早成交游倚重從容消息有大以盈又淡惟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之義不惜橐金倡造支祠至於斯干考室稱堂構焉終國子君之世無佚前光禮有之生事竭力死事盡思其君

之謂與至於事繼母一如其母字諸子一如其子或教育之以俟其成或拊鞠之以俟其立心力幾瘁不幸而菴蘭欲茂秋風敗之則又移其所以字諸子者字之今諸從孫皆克有立孫又生子大者且束髮受句讀矣然猶厚分以貲財俾治生理如其周且至也是又所謂惟孝友于兄弟者也君重念兩世先人浮屠未安往年丁未始得吉卜合葬文學君兩構於和村之陽惟考妣三喪未舉披荆拔草至老兢兢會病革弗果其所置簞兒塢口義塚則族之孤貧而無力以營葬者咸德之吾宗坐百年許譜牒未修

曩先祖與國子君有志焉而未逮也比與宗人復申前議皆曰諾諾君以謂宜及余叔姪時歲事爲急及余從叔父教諭過視君疾猶執手殷拳喃喃相屬今君與吾叔父並棄人間世矣嗚呼余其能以獨成也耶君生於康熙六十年正月二十日卒於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廿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元配姚孺人先卒繼配徐孺人側室曰汪有子四人長男培國子生次天龍出後其弟正喟竝先卒次祥龍女適章岐汪宏根孫男三人光澤光淳光源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余觀君家自文學君以來至於

君三世皆恂恂謹質不敢以賢智先人鄉里稱善其積厚矣孝子不匱爾類之錫君子有穀子孫之詒吾於祥龍光澤等其能以無望也夫

州司馬鮑君家傳

君諱立然字亭表縣東新館人其先自上黨來遷居於歙之西鄙曰棠樾縣之有鮑氏自此始明季復從棠樾東底於君十有四世矣君家自祖考以上禺筴浙中君少年輒隨侍尊府堯峯先生遊學在浙讀書而通當世之務先生稔知其材畧而區區編削未足以繼之也遂悉舉外事屬君而君果以此起其家君內行敦孝事二親力思竭盡友于兄弟尺布斗粟不以私生平慷慨好施與宗族鄉黨胥其所芘賴往歲辛未旱饑市糶騰涌郊野嗷嗷故太守濟

源何公集諸紳耆與議平糶君慨任歛東四十九村落計
斗米市值三百五十錢減其半出糶其尤貧無錢糶者借
給之越甲戌績溪游饑君以振災卹鄰白請當事輸家粟
往貸猶慮不繼旋濟之以採買鄰封誦義吾州地山确稀
曠土何公令民間植桑麻學習蠶織且設紡績之局於四
郊以爲之勸君不惜貲財率先邦人購桑樹藝兼倩女師
教導局中婦女居無幾何家人知織雖土不宜桑因循怠
廢然以何公之賢倡之自上以君與疇曩諸君子之義率
之在下美意故不可沒也新館在芟草嶺下牛市嶺上東

達績溪南抵郡治爲衢道之要衝徑路壞久行李苦艱君
貿石修治往來指畫成坦塗者十許里又中河舊梁遇水
漲輒冲汎自君設船以渡而臨流者舉無不濟之歎尤禮
重師賓篤厚親舊檀墅故孝廉黃君志元早卒有子曰軼
凡君延館於其家久而敬之軼凡投老不遇病沒館舍君
喟曰生於我乎館死于我乎殯禮也身後一切有加隆焉
仍厚給其家屬以訖君之世他如置祠田設義學資婚嫁
助葬埋施藥餌給棺槨其惠及里黨者未易更僕益縣東
之人至今以爲美談也君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一日

卒於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七歲由歲貢生捐充金川軍餉奉

恩旨卽用州同知加隨帶軍功一級

誥授奉直大夫先後凡四娶曰巴恭人曰程恭人曰殷恭人曰葉恭人子男七人志高志寬志亮志治志國志黼志黻志寬出爲其弟立昂後志國年少能文以縣博士弟子補上舍生今貢在成均女三人皆適右族其季卽余子婦振鏞之妻也孫男五人曾孫男七人官闕竝詳其家乘不具書撮其行誼之犖犖者以爲之傳

論曰予家縣南而君在縣之東相距四十里予旣守官京師雖媼聯末由亟見乃者奉

命出之浙中請急歸覲便道君家君髭髮皤如杖屨無恙也比予再蒙

恩予告養親還抵里閭而君未幾物化矣君爲人孝義足砥澆俗人倫表率定在斯人乃卒以日暮途窮未克盡爲其所欲爲也士論惜之然裔胄醇謹不替家聲茲非詒謀之善者徵夫

虎虎懾伏弗敢動同人股栗君身獨爲殿神色甚暇用是有愆其以材武自達者間取孫吳韜畧觀之則又棄去曰吾幸生平世無所試奚事爾爲修職公凡意所欲爲如作廟考室治園田營井巷事無鉅細皆躬親之其間復時歲之豐歉爲之減價平糶焚券蠲租次第施爲靡不順乎親者若在遠或莫夜一聞命呼必疾馳反面雖足繭弗恤也其孝謹如是居家與教諭暨兩國子式好孔懷有棣鄂斯干之美當修職公時分田授產讓膏沃而取瘠境尤未俗所難人以爲薛包復見云君家宗祏在西城歷載悠遠修

職公舊有志於修復而輿議未就至君始鳩合宗盟度材出力一切土木之工任其重且大者一家中凡輸白金二千有奇用繼其父兄未竟之志宗人亦踴躍葺事七易寒暑遂底于成楹庭殖覺悉應經義而董其役者長君景陽實承君之講畫以爲之者也又淡惟孫卿子勸學語中入室芝蘭之義以教其子姓擇師必謹故明經西莊葛君文學宿名君延賓于其家塾者二十餘載比少君廷案與其兄子邦鎮適孫宗杭來及吾門亦十年餘矣廷案以茂才異等入貢成均邦鎮宗杭與次君立棠皆名諸生而杭也

旋升上舍揚名亢宗將於是乎在往歲其邑大令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學博王君蔡君交口推君祭酒君固辭弗就曰此國家所隆耆德也豈某拘愚敢辱大典當事亦不能強也質性方嚴不苟言笑亦不畏強禦遇公憤輒先發之又往往面折人過不能少爲之姑容然及其悔改則欣然接待如初人熏其德君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十有五日卒於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十有六日春秋七十有六兩娶夫人曰章曰黃章蚤卒黃後先事君之妣馮吳兩太君克供婦道當宗祏之役百工旁午咄嗟厨膳內助

倍有力焉君喜豪飲燕集恒至夜分黃夫人必明膏炳燭以待夙晨卽起奉清茗進君然後盥漱如是者數十年不怠儼諸古人則冀缺梁鴻之夫婦也先君卒三載矣子四三男一女景陽名廷憲歲貢生立棠名廷宣附學生廷棗其季也已酉科選拔貢生孫男九人宗旣廩膳生曾孫男一人皆佩服儒業克世其家

傳曰余一再過君家如舊相識前歲復攜仲弟臺如與方君晞原往訪君傾其家釀飲我縱譚今古有酒酣拔劍之遺風與世之脂韋者異矣迺其子姓皆班侍秩如嚴若朝

典可謂閨門之內無慙萬石者與晞原既去人間世而君亦驟捐賓客此余兄弟所為感舊而增欷者也悲夫

程節母梅安人家傳

有程贈君應銓之妻曰梅安人歛北江村故藩理世瓚公女生有淑德年十七歸程為吾友封公後村先生冢婦踰年生子鴻燁又一年而寡時乾隆壬辰十有一月廿三日也贈君故孱弱然少而有成人之度比成童知刻意勤學其大母汪太宜人及封公夫婦愛之而懼其弗勝也禁之禁之而不舍則憂之無何而短折以死安人泣血搯膺誓殉以死封公與其母妻泣曰呼死易立孤難而聞諸乎若必殉以死是呱呱者疇與而翼乎安人且痛且泣曰死分

也雖然太宜人暨翁媪命如是寡也敢寡也敢因指其所居樓上曰君姑若見哀許者請終守此矣於是家人相與泣而撫之曰諾安人亦坐泣許諾蓋樓居獨守自此終身弗復下也後贈君卒八年而鴻燁患痘疹今吏部考功主事前中書舍人者贈君介弟也方是時考功及其二子亦與鴻燁同病而醫以鴻燁爲逆證在不救考功扶病爲求藥百方弗應則繼之請禱且乞以其子一人代兄之子而鴻燁卒不救安人泣曰命也如之何命也考功甚哀之遽請以其仲子鴻澤似贈君後安人泣謂其姊曰叔不死死死者

寡也雖死不恨矣安人自獨處一樓長齋善病病亦不肯命醫然教子諄篤每鴻澤入省定亟誠以詩禮承家無墮素業既病且革視鴻澤在側猶再三促之就塾云往年秋天子以八旬

萬壽推恩臣庶例得贈封親屬考功用舊階上請

馳贈其兄應銓爲中書舍人媿梅與封安人安人北嚮拜恩已顧謂其姊曰叔不死死者寡也信死不恨矣因涕泣不自休迄今二月廿五日病卒距贈君之卒於是二十年矣

傳曰余與後村世通家而安人胡出也知之固稔安人之生也以甲戌十有七歲而嫁十有九而寡三十有八而卒凡守節二十年與

國家旌例符合其家將具事狀上陳請棹楔焉故爲之傳以須當世之彤笈者

歲貢生謹堂周君家傳

吾友績溪周君謹堂既卒之七月其孤宗杭手廷案所次行畧徒跣詣余山齋稽首涕泣以傳請余爲之泣然而悲愴然而歎私竊疑天之於善人君子既賦以敦樸幹濟之才胡不縱之震耀暴著不克有立於世而故屈抑之又且從而摧折之使弗得逮中壽而遽至於死如吾周君者其亦可哀也已乃撫其實而傳之君諱廷憲字景陽太學生誠齋先生之冢子世系具余所爲太學君傳中齟齬孝謹有舍肉懷橘之風稍長讀書不爲章句學固已心儀古人

而得其所以設施措注之方矣屬太學君病咯血君私憂其以有家勞心也事無鉅細以身承之皆經紀秩如門內外無間言者重親既皆奇之君家宗祏在其邑之西偏疇昔聚族而謀思所以舍其舊者於是乃祖修職公歿矣太學君率諸羣從釀金二千有奇宗盟和附族姓勸趨且僉議敦匠而重難其人則交口曰謹堂謹堂者君之別字也太學君亦知其能遂舉以屬君鳩工庀材百堵皆作越七歲而告成雖土木羣工亦靡不飭君之和而食其德也於後其邑重修

文廟邑大令與其學官及疇人弟子輿議推君君戮力於役不避勞勩亦如其成寢時比訖功翼如棘如胥應經義往余題君五十行樂以謂魯之僖公修類宮復闕宮當時美之兼頌及於大夫公子所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也今謹堂之所爲績人若之者庶幾不謬與君雖不以文學自名而酬應餘暇寢饋縹緗其教子弟行修言道一準古先子弟承君之訓率有家法故其仲立棠暨廷案與其適宗杭皆有名諸生間而廷案復以茂才異等貢入成均宗杭亦食廩餼廷案甫達

京師未逮

廷試旋丁外艱以歸今茲服闋又爲之契濶治行趣令北上而君病矣君往爲其祖妣卜宅營壙數四啟視或不吉最後乃得於其邑十四都王廟後之原經營相度安安窀穸往還數十度重繭弗恤廷案與其從弟邦鎮往往爲余言之蓋其孝弟之行孚於家人者素矣然後知多材而足以應當世之務固其緒餘也語云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君今所爲於其家里旣表表若是假使其得時則駕有列於朝必能股

肱

聖世補袞揚休不然一職一官亦差足自効決不至病民蠹國如俗吏之所爲又不然而優游泉石逸老盡年以其忠信耆德型薄俗而砥末流猶當有助於風教乃都不可得而鬱伊至此烏知夫造物者意竟何如耶嗚呼此余所以爲吾周君咨嗟歎息者也君生於乾隆戊午歲十二月九日卒於壬子歲五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五歲遺命斂必以布無用綢帛無作僧道佛事無受戚友賻弔其通識達觀尤儕輩所弗逮云先夫人石氏生於雍正乙卯歲九

月五日卒於乾隆壬寅歲十一月十六日今夫人鮑氏有丈夫子四人宗杭宗朴宗槩宗樹女子子三人皆適士族孫男錫勳錫熙

傳曰余與君家居異縣往常訪諸其家再至三至見君事太學君甚孝且祇遇兩弟甚友教子孫甚嚴而有恩又凡所興作皆甚有條理而可以經於久遠知其本末兼綜也乃往年作噩既哭太學今茲困敵又驟哭君韓子云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悲夫雖然仁者必有後宗杭沉靜寡言能文章工篆隸諸弟亦皆令器在其子孫當必於是余老矣尙將爲君拭目俟之

福建福州府侯官縣縣丞署漳州府同安縣知縣程

君家傳

君諱嘉禛字汝華岳西其別號也績溪縣城人考贈公諱起艱妣贈孺人胡氏王氏舅弟四人君最少始生時贈公年已七十有四矣而家故貧窮族衆有欲以支祠鬻人者贈公獨持不可然力不能阻義不畫諾嘗泣而祝曰以待吾子孫之有志業者迨至君舅弟果贖歸而奉烝嘗焉後君又輸地以埤益宗祠且修治寢室之壞者若是其善繼也君故卓犖有才氣畱心經世嘗與其三兄經營維揚遂

往來京師交其鉅人長者三兄卽世輒獨力屏當尤敬事諸嫂從子輩皆賴以教育成人其族故相國文端公奇其能曰此幹濟才也而瀋陽張公廷炳亦與傾蓋交及張爲徽郡守有二女長矣例赴

掖庭挑選顧盼無可仗者慨然起屬君君亦慨然任之水陸三千里與俱往與俱還將事惟謹議者以是伏張之知人又多君之義爲能不負所托也初君例授布政司經歷改兩浙鹽課大使兩署浦東鳴鶴場事補三江場大使歷署蕭山義烏西安永嘉嘉興縣事題授温州永嘉縣知縣

蕭山縣左有喊冤塚一日者三人喊焉訊之則皆鄰縣人

醜銀行賈經縣境投行倩人擔行李雇船避雨於廟發囊

檢視銀失去盡易麻石塊捕役帶行戶擔夫與同避雨數

十人俱至君不忍累多人且反復思維疑麻石塊非倉猝

辦者畧一訊詰皆釋去止訊三人在家出路緣由廉知其

先將行囊收拾經宿始行愈疑之命三人異處各一捕役

偵之又聲言咨查各家實落來歷一人聞閉門密寫家書

捕掩入奪得後堂石塊打掃數字稟呈君曰賊在此矣一

訊而服蓋是人本無銀家中以麻石塊假充因并二人銀

盡數掉換者也移咨果得原銀案遂白義烏縣富人樓德
運老悖著書語多謬妄坐沒乃自首官其家子孫男婦八
十餘人皆引頸就繫德運亦死而不敢殮以待刑罪君深
懷惻怛恐遂致夷滅備錄其始終本末縷析詳擬以上竟
蒙恩旨宥赦全活八十餘人今樓氏登賢書者三人隸仕
版者一人生監十數人子孫富有皆君所再造也在西安
恭逢

聖駕南巡承辦

大差列一等

欽賞大緞一疋荷包一對旋補永嘉縣知縣父老喜其再
至也爭迎道左已而私歎曰諺云九山不出頭清官難久
畱如之何如之何蓋溫環城有九山山勢平行而無巖嶂
故也君聞益勵清操未幾以平陽縣事波連去職士民歎
息餽餉不絕吳中顧方伯學潮憐其才而惜其遇謂曰子
能恣然於當世耶君知其諷以復仕也遂趣駕入都恭逢
東巡天津接

駕奉

旨引

新成伯子文集

福建福州府侯官縣縣丞程君家傳

卷六

見以縣丞用選授福建侯官縣縣丞浙西徐中丞嗣曾素稔君才謂僚屬曰此後巖疆不患治理無人矣至卽委署漳浦縣事漳浦有重案案內逆犯林淮不獲奉

旨緝拿前令多以兵役往捕彼恃險與衆與官抗拒褫職者相繼三人矣君密偵其處躬率役夜往以計獲之解於上嘗夜經縣北羅山嶺有婦人呼訴無賴數輩逼姦聞官鑼驚散君問認之否曰認之悉舉其名君誌之命胥役并誌之婦人以其未有所辱事寢息後半載其鄉有負擔出糶者被劫死於塗母出訴之官飭役往捕苦無端緒君曰

此易獲耳某夜羅山嶺婦人呼訴逼姦者名尙誌之乎則皆忘之矣君悉疏其名命捕之竝搜其家擔具呈官至命母認之果得其子擔具一鞠便服蓋逼姦劫殺總一無賴者所爲惟君之用心於民者有素故不勞而自得之而人皆驚以爲神也後累署古田南靖縣事又奉府委彈壓詔安道經漳浦浦之人張燈結綵爭相迎候者數千人絡繹不絕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程侯也已而委署同安縣知縣縣有紀吳二姓械鬪案犯抗拘君會營弁親往各獲數人歸塗虞有搶奪者至趣間道而行弁不從君歸弁正行

間搶奪者大至所獲人被奪以去越日君復率役夜往獲之行李許後忽鳴鑼燃炬械器稜稜欲相向君旋輿使役多燃火炬設疑以迎之衆不敢逼而私易馬帶人馳歸其察機應變類如此君始至同安適大水災城郭幾沒上憲親臨省視皆倚重君曰非常之厄必得非常之才視之如左右手又委兼攝南安縣事兩邑奔馳夙夜辦災不遑啓處越歲大旱飢米價騰涌斗米至千八十文君賑糶兼施倉儲不給卽捐萬金使人過臺灣及諸熟收州縣採買接濟設立四廠平糶每升止取值四十文貧苦飢民無錢求

食者則設二大粥廠賑之男女各一不相紛拏每日煮米二十餘石凡四閱月乃止六廠皆親丁主之而日夜周流躬親省察務施實惠全活十餘萬人嗚呼其可謂盡心也已矣先是山東竇總憲光鼐視學兩浙至永嘉以愛人有道端由學使衆惟慈要本誠題贈焉及官漳浦葛山蔡相國致政家居民生疾苦往輒赴愬不休至此則曰見在邑父母公明仁恕奚復煩老夫爲卽以四字題額遺之又私語子姓曰數十年不見此官矣比移同安浙西趙副憲佑校士至止亦以居心愷惠衆人母秉鑑廉平多士師聯句

爲贈惜君之不竟其用而鬱伊以終也君生於乾隆丙辰五月廿有七日卒於乾隆乙卯十二月八日享年六十歲孺人周氏有葑菲同心之德子男三人長行歲貢生次邦球國學生次邦琦年十七穎異能讀書文孫四人

傳曰余與君未始一面而君家族祖封翁後村吾友也每與余語及輒曰岳西才畧過人必能幹濟當世君沒同安後村歔歔嘆息曰惜哉吾宗不振殲此長才以此得君之生平矣吾聞之春秋內傳云非此其身在其子孫程氏其將代有達人夫

州司馬待堂胡君家傳

君諱廷注字禹東別號待堂其先自千五公敦善始由婺源清華街遷歙遂爲長林人十六傳至祖考諱之憲鄉飲賓贈布政司理問考諱洪勳徽州府學增廣生贈州同知有丈夫子三人君於次爲仲家世自兩贈君來繼述以孝友專篤實行爲鄉里所推重君繼承前志其於友愛也倍敦顧念令原死喪心焉盡傷母兄廷源不幸早世旣以所生子士范爲之後矣而文學君伯兄國子君肇球二子廷濟廷永又皆後先不祿廷濟遺孤曰士藩廷永則後嗣子

然乃未三年士藩復薨疾夭折君彌益痛悼亟爲士范授室虔禱祖先祈早獲丁男承宗祀旣而士范舉子正昞卽以爲士藩後其所以安存沒而似妣祖者如此文學君年逾耆艾頤養家園甘旨之供率先承意志泊七十後櫻重疾君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半年扶持疾痛與厥配吳安人共之迄丁大故哀毀盡禮後事母江太君肇牽車牛未克常侍左右歲時必歸覲凡有一味之甘千里專奉壬子冬江太君寢疾士范書聞君星夙還省四日夜抵里聞躬視醫藥牀第間母子依依猶得逾六日也事伯叔父母如

父母文學君仲弟藩理肇琦曩客廬州急病且殆其子廷洸等尙穉君由霍山知聞輒疾馳百八十里詣廬時方盛暑癘疫流行道殣相望弗避也至則藩理病已不知人然猶藥餌參苓左右視在凡十餘日如侍文學君疾時比卒哀痛殯歛亦無以異於其喪文學君也人皆以爲難其於五服親屬睦卹備至矜孤恤寡尤旣厥心推及族姻間養生送死之事力所能及者靡不及也其他公事踴躍匡襄間或有志未逮亦無遺憾焉君夙承庭訓教以至誠不欺服膺弗失卽談笑亦不苟且惟直道而行慷慨自爲見義

則必爭爭則必力見利則必讓廉潔靜退不疚於回故與諸常所往來初若不浹洽久之則皆交公瑾如飲醇醪人服仰以爲誠篤君子也元配吳安人系出下長林家本著戴肅慎溫恭兼明大義劇得尊章歡心江太君自其來歸遂不問家事事無鉅細悉以委之生子男士范一人爲君納側室王氏有樛木逮下之德君生於乾隆五年十月廿五日卒於嘉慶元年五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七特授儒林郎州同知吳安人先君十有一年而沒士范實從予遊於君之喪扶服涕泣來請傳余不能辭也

傳曰君族孫引安爲予言君少質魯刻苦力學手不釋卷至弱冠而頓悟觀書一見不忘立年遂博通今古尤嗜吟咏弟昆倡和雖千里異地旬月之間每郵筒往還不絕及遭其母兄之喪終身遂不數執筆矣蓋友于之痛深也禮所云順親信友其有焉有穀之詒予拭目俟之

節孝潘太君家傳

太君姓潘氏邑城人曾祖布政司理問文衢有稱於時祖考亦拔萃國舉鍾祥女子是在太君太君賦性和順寡言語好勤儉年十九而歸余族兄紹先紹先諱開業幼失怙恃終鮮兄弟惟世父母是依敬事世父母如其父母太君亦敬事伯舅姑如其舅姑門內無閒言紹先家故貧嘗患咯血症太君憂心孔疚夙昔虔禱願以身代且思衣食雖艱而藥餌不可以闕計無所措將所有簪珥等物悉典質之爲治病須猶恐不給中饋事畢輒爲人鍼紉補綴更得

微資以佐焉延數年病卒不起當是時太君年甫廿有四歲絕粒三數日誓不欲生三黨周親莫不憐愍紹先世父母及太君父母再三泣諭曰死者既死不可生生者復繼之以死其如宗祀殄絕何太君乃黯然銜涕矢志守義如是者有年至己巳歲而伯姒孿生男子曰元林元姓紹先世父母色喜卽命以林爲其後月未滿太君遽抱養之日則就生母乳哺夜則飲以米飲餈汁之屬恩勤鞠育靡所不至洎於就傅撫字有加及弱冠授室猶前志也林妻程氏初抱一孫曰肇燮未成童而殤程又多疾病太君復爲

林娶洪氏冀綿似續遲遲未孕時有隱憂嘗夜篝燈效績泣謂林曰凡婦人守節飲冰茹蘖何地無之然語其荼蓼未有如吾之苦者也嗚呼其可悲也已太君生於康熙辛丑年十月十有一日歿於嘉慶元年十一月廿日享年七十有九守節五十三年業符

旌格姓氏在前令張公縣志中林貧未獲遵例上請也

傳曰從一而終婦人之義貞明執操弗渝厥志宜其子孫以續以似綽楔巍峩

天休是俟

天亦具勞

以辭以時時時時時

韓曰竊一命發獄人之難自謂難於命而命之重其于命

則計我刃之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十林其官論近十三半業餘

在半十尺十林一日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

未會取書之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帝國林曰人殺人者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

林其其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